

❖ 漫游湘西南

又见南山

吴巧玲

已近二十年未上南山了。恰逢盛夏，有幸再度踏足这片高山牧场。纵然只留宿一晚，满目崭新风物带来的触动，却久久萦绕心间。

旧地重游，邂逅云上草山

车子沿雪峰山南缘的山路盘旋攀升。山下暑气蒸腾，热风湿挟燥热扑面而来；越往山峦深处行进，滚滚暑意便被清冽山风一层层涤荡干净。待踏入“八十里大南山”，海拔已至一千七百米，只见万顷草甸顺着山势缓缓铺展，流云低低垂落在茵茵草尖，闲散的奶牛悠然徜徉于缓坡碧草之间。至此方懂，世人何以将此唤作“云中牧场”。放眼四野，周遭并无工业化喧嚣，山林葱郁，草场连绵，草木独有的清甜混着山间水汽四处漫溢。盛夏白日凉风拂面，入夜山间沁出微微寒意，确是湘地不可多得的避暑福地。

车行半山隘口，途经老山界，我们特意停车驻足。崖壁石碑完整镌刻着陆定一先生《老山界》全文，字里行间尽是红军翻越险山的艰辛。此番重游，除却探寻沉淀百年的牧场文脉，一桩偶遇的趣事，更添了几分鲜活的人间清欢。行至草原蒙古包园区，众人纷纷到射箭区小试身手。我也一时兴起，认真瞄准拉弓，不承想一箭正中十环，引来旁观者惊叹。射箭于我本是平生头一回，心底竟泛起几分孩童般的欢喜，“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待落日衔住远山，连绵草坡铺满金黄。天色已晚，众人渐渐抵不住寒凉，几位男士就近借来迷彩服御寒，女同事在街边小店买了披巾裹住肩头。一行人乘车折返驻地。车至酒店门前，恰巧撞见一队身着斑斓苗家盛装的姑娘整齐列队，锦绣衣饰缀满银饰，微风拂过，叮咚作响。同车游人纷纷感慨此行机缘绝佳，正巧遇上当地一年一度的山歌节巡游队伍彩排。众人盛情撺掇，劝我换上民族服饰走入队列合影留念。起初我连连推辞，自觉这把年纪有显突兀。身旁本地友人恳切相劝：既踏上这片苗疆沃土，便该入乡随俗，沉浸式体悟一方乡土人情。我听罢也深以为然，换上苗装，定格此番奇遇。兴致盎然间，随手将合照分享给亲友，回信皆打趣调侃，说我俨然可以担任苗家姑娘形象代言

人。身为土家族的我只好自嘲兼自谦：谈不上苗家姑娘，是土家族大妈呢！哈哈。

一桩随性邂逅，串联起草原游牧风情与苗乡民俗底蕴。一射一影，便是各民族相融相依、同乐共生最鲜活的缩影。也让我真切体会到，这片土地蓬勃的生机，既蕴藏在辽阔山水之中，也流淌在各族百姓热气腾腾的日常里。

溯源岁月，赓续拓荒初心

南山这片土地早已跳出单一牧场的发展范畴，纳入国家级多重生态保护体系，与黄桑、舜皇山、崀山联成一体。这里坐拥独特自然地貌、长征红色文脉与浓郁少数民族风情，且草木繁茂。可鲜少有人知晓，今日水草丰美的云上草场，数十年前还是荆棘丛生的蛮荒山野。

1934年深秋，红六军团横穿八十里大南山。时任政委的王震望着苍茫草甸感叹：“多好的草山啊，待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在这里办一个大牧场。”这句发自心底的期许，化作此后数十年南山拓荒前行的精神坐标。

1956年，九百五十余名湘地青年辞别城市，奔赴深山拓荒，锄头扁担便是全部家当。十六名先行者冒着连绵秋雨，靠人力将笨重发电机抬至山巅。不少人把毕生年华奉献于此，以青春换来荒山新绿。这段艰苦过往，是留给后辈最好的教科书，警醒世人：所有安稳坦途，皆由前人步履铺就。

几经摸索，当地找准了草场培育的发展路径。1979年，南山牧场正式建制，逐步形成种养、乳品加工一体化产业链，成长为湖南畜牧产业标杆。如今南山牧业通过“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联结带动农户三千多户，辐射带动周边牧草种植、奶牛养殖、物流运输、牧业观光等相关产业链发展，间接带动就业逾五千人。许多苗乡人家摘掉了穷帽子，走上了小康路。土地从不会辜负俯身耕耘的人，如今南山的满目生机，都是一代代拓荒者咬牙坚守换来的答卷。

没有优渥的物资保障，没有便捷的交通通讯，靠着一代人的执着隐忍，把革命年代许下的诺言，一寸寸化作漫山青草、成群牛羊。红色初心接续垦荒实干，长征精神沉淀

为扎根山地的奋斗底色。苗乡淳朴民风融入日常劳作，生态禀赋叠加人文底蕴，南山的筋骨就此成型。

放眼今朝，守望山河长歌

我上一次到南山，是陪同澳大利亚畜牧专家开展科技交流。时隔二十载重上南山，旧貌早已换新颜。曾经泥泞崎岖的山道，修整通畅；昔日简陋的垦荒工棚，化作整洁民宿、牧场驿站。连片草场经生态管护愈发丰沃，牛羊悠然漫步于云影之下，牧道蜿蜒串联起观景草坡、高山红哨、苗寨村落。

依托严格的生态管控，草场开发始终守住生态红线，不再走粗放式畜牧生产的老路，而是转向生态养殖与文旅融合的新途。此番亲身邂逅的山歌民俗、草原游乐、高山红哨旧址，便是区域多元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一地山水能够兼顾生态保护、本土产业、少数民族民生福祉，离不开一以贯之的治理思路。回望来路，先辈以热血拓荒开辟根基；如今治理者承续初心，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拿捏好分寸，守住绿水青山，盘活乡土民俗，厚植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沃土。

此番赴城步公干，有幸结识履新不久的县委领导班子。几番交流座谈，彼此在施政思路、为民初心上颇多共鸣，心生一见如故之感，也由衷生出信赖与期盼。仿佛已望得见未来之南山，在他们的治理下，风生水起、活色生香——守得住生态底线，兜得住民生温度，让八十里大南山的清风，长久惠及一代代山居百姓。

游走南山，总能在新旧对照中生出绵长哲思。从红军行军途中一句山河期许，到青年拓荒者以青春垦荒，再到如今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并行，八十里大南山走过了从荒芜到繁盛的漫长历程。它不只是一处可供避暑观光的高山草原，更是一部写满坚守与兑现的厚重史书：革命者兑现建设山河的承诺，拓荒者兑现扎根荒山的初心，当代建设者兑现守护生态、造福乡土的责任。红色文脉、苗乡风情、生态草场三重底蕴相融，让这片云中牧场不只有视觉上的辽阔唯美，更有直击人心的精神力量。山水承载过往岁月，风物映照时代前程，南山数十年的蝶变，亦是乡土华夏迈向前的缩影。

“我的龙舟记忆”征文选登

忽闻江上鼓声来

黄 足

今年端午，资江水面的鼓声响了。这声响撞在两岸岩壁上，震得我耳膜发颤，思绪也跟着回到二十几年前。

我是水边长大的孩子。千年古镇高沙，蓼水绕镇而过。听老一辈人讲，从前镇子靠水运吃饭，码头连着村落，每个村都有自己的龙舟。造龙舟要请最好的木匠，用上等杉木，龙头得雕匠一刀刀刻。

小时候没什么玩的，端午看划龙舟是头等乐事。队员平日子里训练，岸边就挤满了观看的人。比赛当天，十里八乡的人都往河边跑，更是挤得脚不沾地。

父亲不爱凑热闹，唯独对看划龙舟这事上心。那年端午，天没亮他就把我从被窝拽起来，揣两个碱水粽在我口袋，牵着我往河边跑。岸边早已挤得满满当当，老人摇蒲扇，小孩骑在父亲肩头，卖凉粉的吆喝声裹着水汽飘过来。河里的龙舟一冲出去，我攥着粽子的手心全是汗，跟着人群扯着嗓子喊。我压根不懂什么叫“精神”，只觉得那木船上的鳞甲，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

老艄公王伯我记得最清楚。在两岸交通还靠渡船的时代，他掌了三十多年舵，手上的茧子比树皮还厚。每年端午前一个月，他就把队伍拉到河上，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月亮出来了才收桨。他总说：“划龙舟要齐心，二十多个人一条心，桨才能齐，船才能快。”有一年决赛，他们队落后半个船

身，眼看要输。王伯在船尾突然吼了一声，鼓手把鼓点猛地加快，二十把桨同时扎进水里，又同时抬起来，最后五十米硬是反超了。岸上的人激动极了。我喊得嗓子哑了。那天王伯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里全是光。

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工作，很多年端午都没赶回来。可每年五月初五，只要听见远处的鼓声，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我在异乡的江边看过龙舟赛，鼓点也响，人也多，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没有带着家乡口音的呐喊，没有父亲塞的粽子，也没有王伯船尾那一声吼。

这几年回家乡工作后，也难得听见划龙船的鼓声，心里总觉得缺了些什么。今年端午，“亚洲富士电梯杯”龙舟大赛在资江开赛，三十八支劲旅齐聚一堂。龙舟比记忆里的新、亮，可那鼓点、那呐喊、那摩肩接踵的人群，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高沙古镇代表队来了。我站在岸边，看见年轻的桨手咬着牙，桨叶拍得水花乱飞。恍惚间我看见王伯站在船尾，还是那副严肃的样子，突然一声吼：“划！”

龙舟在江面上划了千余年，载着齐心的一船人，也载着满船的乡愁。“同舟共济、奋勇争先”，这八个字刻在船板上，也刻在每个邵阳人的骨头里。无论走多远，听见那鼓声，就知道，我真的回家了。

（黄足，洞口人，任职于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 作者发言

那根带血的羽毛

——长篇小说《山霞》创作谈

肖克寒

几年前我写长篇小说《山霞》，谁也不会知道，一个重要缘由是因为那根带血的羽毛。

至今记得，与那根羽毛相遇，是春末的一个日子。

那时候我已调到新邵县委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并分管新闻。这天得到消息，说是某大城市一家电视台的采编小组已进入我县“千年鸟道”景区，不知要采访什么。凭着职业敏感，我觉得应该关注一下，于是带着几个人驱车来到偏僻的中源村茶盘印林场了解情况。这里是隆回、新化、新邵三县交界之地，也是梅山文化南区。见到几位采编朋友后，了解到他们对这一带古老的梅山文化尤其是“千年鸟道”风情感有独钟，意在探索挖掘。我们热情配合。

大半天的采访中，有桩小事引起我的注意。一位采编朋友不知从哪里拾到一根羽毛，一路上在摩弄、沉思，并不断地与同行讨论。这是一根纯白羽毛，羽轴强韧，羽枝整齐，羽毛中部有指甲宽的血痕。后来，这位采编朋友意味深长地把这根羽毛交给了我。疑惑之际，我们在山上邂逅的那位自主创业养黑山羊的年轻大学生告诉我，这是一根白鹭羽毛；白鹭在夜晚迁徙时，大山周边少数不法分子用篝火或灯光诱捕，这根羽毛是被棍棒敲落的，所以带有血迹。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里好一阵揪痛。大学生介绍说，你可能不知道，在这片大山上，既有美丽的杜鹃花风景，也有一些陋俗，如违法捕鸟。看到大学生那冷峻深邃的神情，我不禁心生感慨。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一定要再来这里探索一下这座大山的深刻内涵。大学生十分欢迎：“来吧！关于这片大山，您意想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

我和他当即有了了一个契约。

大学生朋友后来带着我踏遍了这座大山。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年轻人，言语有点木讷，却见识深广。从那一根带血的羽毛到大山里古往今来的传闻，从大山里的飞禽走兽、草木生命到大学生那冷峻深邃的命运……了解得越来越多，我的心灵也被彻底震撼了。这位大学生朋友个子不高，身材

比较单薄，但我发现他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那眼睛外形像两粒瓜籽，目光强悍而犀利。从他那双眼睛里我看到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锐气。这种锐气，后来在那片大山里一个胼手胝足、筚路蓝缕搞旅游开发的山女身上也看到了。他们历尽艰辛的拼搏和奋斗，又使我想起那一根带血的羽毛，那羽毛分明变成了一支熊熊燃烧的青春火炬！

不久后，我应邀参加了一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听到了一个关于创业的感人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山民，正是来自那片“山霞”深处。他在年轻时因为事故失去了一只手臂，被人昵称为“一把手”。这位“一把手”没有被不幸击倒。他勇于正视人生，谢绝了所有照顾，连一张残疾证也不肯办，硬是依靠剩下的那只手臂闯荡江湖，走出了充满荆棘却又开满鲜花的人生之路。我当时就想起了那根带血的羽毛。“一把手”的那只手臂，不也是一支沾血的生命羽毛吗？会上，我惊讶地看到好几个年轻大学生为此交流得热火朝天。

于是，又想起山上那位放羊的大学生朋友。这位朋友坦诚地告诉过我，他在大学毕业后，并没有沿着自己的专业方向走下去，而是毅然迈出下海的步伐。从练地摊，到搞产品展销，到进厂，几番风雨磨砺后终于不顾世俗的冷眼，选择了故乡的大山，在这片大山试验养黑山羊。回想他那张过早沧桑的甲字型脸上，洋溢着激情与笑意，宛若一片开满杜鹃的山野。

山霞为什么这么红？遥望那片大山，我常在思考。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些年轻人是这个时代的脊梁。在创业中，他们都有自己的“燕赵悲歌”。作为写作者，应该把这些尽快写出来，才能无愧于这片热土。

写什么解决了，接下来是怎么写？我想起了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一书序言中说过的，长篇小说有自己的威严和气度，是波澜壮阔的宏大画卷。于是，“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毅然写下了《山霞》的第一行文字”。（肖克寒，曾任新邵县作协主席）

❖ 湖湘三百六十行

卖 黄 土

唐文林 王艳萍

以前，人们烧水做饭需要拉风箱、烧柴柴。后来，煤球成为做饭取暖的主要燃料。制作煤球，就需要黄土：煤炭里加一定比例的水和黄土做成煤球或煤饼，能延长燃烧时间，让热量散发更均匀。城市里取黄土不方便，由此，卖黄土就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

一些人用架子车把黄土拉到城里，沿街吆喝叫卖，挣得是力气钱、辛苦钱。为多挣几个钱，一车卖完，再装一车，有时一天好几趟。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居民烧水做饭渐渐用上了天然气等，“卖黄土”这一行慢慢销声匿迹了。（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传承人）



❖ 六岭杂谈

召之即来，来之能演

——邵阳战友之家艺术团印象

伍想德

位于江北的“邵阳战友之家艺术团”，是老兵陈喜民于2024年“八一”建军节时创办的，这是一位老兵用别样的方式向军管的深情告白。陈喜民以“召之即来，来之能演”作为艺术团的宗旨，迅速汇聚了邵阳各个领域的文艺人才，下设军鼓表演与军乐演奏队、器乐演奏与军歌唱演队、军旅舞蹈与戏剧表演队、诗歌朗诵与魔术杂技表演队四个分队，团员主要是退伍军人和军属。

艺术团成立以来，累计开展公益演出30余次，如迎新春联欢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文艺表演、中秋晚会汇演等，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今年2月9日，在邵阳火车站广场举办了邵阳市第四届年货节。现场，共有八个团队演出。当日天气很冷，邵阳战友之家艺术团队

员带来了精彩节目，深得市民好评。

陈喜民的军人情怀浸透骨髓，这和家族影响分不开：陈喜民的父亲穿过军装，他们兄弟五人也穿上了军装。在他们的影响下，陈喜民的儿子和侄子也都穿上了军装。1984年，陈喜民从沈阳某部队被抽调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阅兵时，当陈喜民昂首走过天安门广场，军靴叩击长安街的声音，成了他生命中最铿锵的节拍。平时艺术团排演，场地、音响、服装、道具等都要花钱，陈喜民和妻子就拿出私款五六万元作为开支。

去年7月30日晚，邵阳战友之家艺术团在华盛堂购物中心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8周年演出。当晚，演出的17个

节目精彩纷呈，让人难忘。

首先是军鼓队气势磅礴的《军鼓表演》，激昂的鼓点点燃了现场的气氛。舞蹈队的《当那一天来临》，表现了军人的使命和担当。男女声二重唱《我爱你中国》，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男女对唱《天下邵阳红》，唱出了邵阳的红色底蕴和风采。最后由团长陈喜民指挥大合唱《我是一个兵》《战友之歌》，将气氛推向高潮。演出在《难忘今宵》的旋律中圆满落幕，观众们都恋恋不舍地离去。

我于1988年2月8日带着妻子“告别军营”。我师的老首长，还有已转业到上饶市工作的大批干部、军嫂等都到车站为我送行。当列车汽笛一声长鸣，我站在车厢連結处向大家敬了军礼。当列车经过师部大门前时，我向军营行了礼，接着便嚎啕大哭。2月11日晚8时，我们在邵阳火车站下了车。当时下着大雪，我的父母等人都到车站迎接我。看到他们，我大哭起来，因为见到父母高兴，因为想到军营再也回不去了伤心。

从此，我便战斗在邵阳这个新天地。（伍想德，曾任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